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9nB245

高峰三山來禪師年譜

清 性統編　至善序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高峰和尚年譜序
  - 年譜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高峰和尚年譜序

師以西川華胄負環偉之才，當禪道式微之秋，金石其心，冰霜其操，契悟廣大，種性殊勝，炳炳琅琅，自雙徑聚雲以來，至師而益盛焉。雖居遐方邊郡，甘雨時霖，有及不及，而親蒙授記，面命耳提，亦為不少。嗣法者十有餘人，普陀別公禪師，其少子也。師臨涅槃時，皆諭以法門大事，尤屬意別公，以東南行道為囑，如昭覺之望徑山。久之，別公果不違先志，行道東南，大申其旨。仍間閱司馬子長自序系次，上自顓頊、唐、虞，下及商、周之際，而錯而談，星河磊落，典雅精微，竊嘗俯而思，仰而慕焉。吾宗臨濟十一傳至昭覺勤，勤再傳至徑山杲，杲又十四傳至聚雲真，真再傳至慶忠機，機傳今高峰來禪師，日月雷霆，聲光普應，朝野欽之久矣，而復有年譜，何哉？此蓋門人紀而次之，統論其始終條理，以補其平生廣語之未備。夫繹師播揚法化，隱顯洪纖，出處首尾，表而次之，約二萬餘言。槁成，問序于予，予不敏，曷能為弁？然予少時亦曾入師之室，序其敢辭乎？回觀四十年前，聆師咳唾，承師指揮，其機辯稱性，雖德山、臨濟何加焉？然別公之有是舉也，其與子長千古並駕矣。

康熙丙子孟春月上浣潭州萬峰後學至善謹撰

高峰三山來禪師年譜

南海普陀嗣法門人性統編

明神宗皇帝萬曆四十二年甲寅

師蜀重慶墊江人，姓曾氏，俗諱守定，字不波。自始祖詮部敏公肇業，七世科甲，族冠川東。母涂氏夢明月入懷有娠，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戌時紅光透室，左右疑火驚來相救，師已下盤中矣。按師小參云：「長三短五，七縱八橫，頭正尾正，眼全足全。會得分文不直，不會疑則別參蒼天。山僧生在萬曆四十二年。」又按師誕期上堂云：「小陽月，廿四期，山僧母難，無可話題。但舉則古人機緣，拈頌幾句供養大眾，貴圖報我雙親。昔人謂：『世尊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』恁麼道還是麼？聽取一頌：『玉質水姿嶺上梅，孤根暖蒂望春回。誰知含笑三冬裏，不待春風花自開。』」

四十三年，乙卯四十四年，丙辰

師三歲，氣象挺特，隆準秀目，不類常童。叔父指謂人曰：「詮部公祖塋案山，丙峰秀拔，堪輿家記後代科第之外，當有異人出，此子其是耶？」

四十五年丁巳四十六年戊午

師五歲。昆仲三人，師居其季，家法不從外傳，父命仲兄督之學孔孟書，啟卷輒能記誦，恍若舊識，舉族異之。

四十七年己未四十八年庚申，即光宗皇帝泰昌元年

師七歲，隨仲兄讀書石坎廟，兄偶出，即私取佛經或語錄熟記之。按師行實云：「兒時好嬉戲，居恒喜讀佛書及先德語錄，遇著無意味話，輒欣好不已云云。」

熹宗皇帝天啟元年辛酉

師八歲，業文有聲。是年，仲兄科舉獲首選，師擬科題成文，持謂兄曰：「我之文與兄無異，兄應首選，弟豈居第二耶？」仲兄以其言告父，共笑而已。

二年壬戌三年癸亥

師十歲，善詩，尤精《易》，學艸書。嘗語近侍曰：「余十歲時，讀書山寺，同窗夜永請乩仙至，但畫圈，不能書字。余扶乩，便能大小艸書，或扇、或條幅，揮霍如意，句義神玅，言人禍福如響，如是者三夜。偶書示余曰：『公乃大羅宮中人也，不久即返天宮矣。』移時，又書云：『就在此時。』余怒，置乩，頓覺兩足麻木，漸至臍腹，惟心胸不能過耳。同窗輩碎乩大罵，終莫能解。速延黃冠朱起，交作法拿問，仍織乩令書，乃寺後山又土地也，逼令還魂，遂平復如故。是時，弔邑高僧融凡聞之，至舍，謂曰：『公鬼魅不能侵，必具大乘根器。』余曰：『何謂大乘根器？』融師曰：『久當自知。』」

四年甲子五年乙丑六年丙寅

師十三歲。一日，與同社五十餘人會課作文畢，飲會酒，沉醉喧鬧，夜且半，將所作文字用大桌反覆壓定，各歸書房睡去。有行腳破衲僧住于廊下，甚厭其輕浮，謂主僧曰：「者些書生文字何在？」主僧啟桌與之，乃頃刻為之圈點、筆削、批評殆盡，付主僧仍壓于桌上，其僧黎明遁去。次日近午，諸生復集，請一老成者主看文字，啟桌視之，諸篇已無下筆處，遂互相查問是誰人看過，無一人承當，並無一人知其故者，細看其中刪改穩當，社中亦無人有此手筆，皆致疑不決。主僧告曰：「諸公勿多怪，是昨日東廊下寄宿破衲僧也。」競查此人何在？主僧曰：「侵晨他往矣。」即追之，已不能及，眾皆相顧索然。師自此知世外有高人，區區章句何足奇哉！遂白父母，願學出世法，雙親嚴責不許。

七年丁卯

師十四歲，應小試，登第四名。嘗謂近侍曰：「老僧少時喜衣松花色，當縣公送考時，著袍乘馬，同眾魚貫出城，街旁有老夫抱一四五歲孩子立看，孩子忽指曰：『穿黃的是箇秀才。』老夫喜

兒能言，詰曰：『是箇秀才。』那孩子復曰：『又像箇和尚。』同行聞之俱笑。此行果獲遊泮，人皆以為童子之言必應，孰知做和尚直應今日也。」

思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

師十五歲。父母謀與完姻。本邑翰林陳公，師岳父也，以長女結姻，後遂失元配。繼娶某氏，待前子女甚毒，至是親迎及門，某氏不悅，遂剪去長女髮。師族眾皆奮恨不平，欲劫陳氏家，別謀結姻。會議既定，其叔父曰：「大事不可艸艸，還須問過他本人始得。」眾以為然，遂詣師室，惟閉戶閱書，若不聞見。及母親扣，乃開門，母詰曰：「子意若何？」師曰：「彼繼母不賢，與此女何干？既如此，但遲年月耳，勿廢大義。」母曰：「我兒說是，不必更議矣。」闔族稱善。陳氏聞之，甚感服，逾年內焉。

二年己巳

師十六歲。應歲試，得一等第三名，食餼例後闕，一新一舊，首二名俱現闕補去，後闕應屬師。二等生員翁姓者，係舊廩，爭之不平，儒學莫能斷，具詳文宗。文宗見師英年才品出眾，而例又當屬，面批闕出曾生頂補，翁生慚退。

三年庚午

師十七歲，科舉將行，夜夢衲衣僧，偉儀殊相，步趨而前曰：「君能憶夙世因否？」師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僧袖出一鏡，鏡光中見一本並蒂蓮，開四朵花心，各坐小相一尊。師問僧曰：「此何因？」曰：「乃君四世前身也。」遂驚覺。次日，怏怏然赴省城，雖文終三場不第，師殊不介意，蓋塵念輕故也。

四年辛未

師十八歲，頻與緇衣往來，耽味禪學。按行實云：「一日，伏案雞窗，有僧傳得聚雲師翁古音王傳至，捧讀再三，若醉若醒。繼得本師鐵老人錄、巴掌法叔錄，焚香禮誦，心花頓開。他如諸家之語，入目頗多，而聲氣不浹。常自矢曰：『吾異日必為聚雲兒孫也。』」

五年壬申

師十九歲，舉一子，自謂箕裘有託，常興出世之想，居恒著書以見意。按行實云：「自著有《閑譚》、《淡語》、《日息語》三書，大約皆覷破世情，鐸惺夢幻之句，幾思頓脫塵網，奈父兄以功名責望甚殷，不能自遂。」

六年癸酉

師二十歲，科舉赴省城青陽宮，有一道士肩荷竹杖，杖頭挑繩連結二圈，若呂字形，下透長繩，牽肥羊一隻，日向街中乞食，夜則枕羊眠于宮廊下，率以為常。諸生好事者覬其羊之肥，夜往盜

之，至則不見其羊，他夜往探，則羊俱在，傳以為異。師聞，同眾往看，道士方牽羊出，遇于宮門外，師大呼曰：「呂純陽何往？」士以手指西，眾回顧，遂失所在。眾驚喜，謂師曰：「公識此人為仙，莫是其同流歟？」師咄曰：「識甚好惡？」

七年甲戌

師二十一歲。設帳六合寺，寺僧梅菴善琴書，師與朝夕譚論甚歡，間以語錄詰之，梅多不能答。師戲贈以詩曰：「為僧不解究根由，徒學琴書到白頭，能向無絃彈一曲，許伊來作我同流。」梅覽之愧感，乃束包而去。

八年乙亥

師二十二歲，歸石坎廟舊書館，于後山造石塋，每月望日，率及門焚字紙，埋于此處。埋時恒說長短偈，門人記其語成卷帙，師自序弁首，名《三山居士錄》。蓋廟後三峰聳峙，取以自號，且終身不改。師嘗語近侍曰：「吾做書生時，便會說脫空話。」

九年丙子

師二十三歲。文宗陳公平人試師文，稱羨不置，並獎許豐都李井仙。是年，李果發解。按師寄井仙書云：「昔從平人老師案下粗識居士，維時在燭影光中也。陳公記為蜀國第一人，此老可謂具眼。近自眉師兄錄首，復睹題辭，讀其文如見其人，別致靈根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奚翅得文字三昧。慶忠有言曰：『井仙自號為尼山鐵臂，某不獨為雪嶺銅頭，此猶是勝負說話，老人不合放過。若是遇著三山，斷斷入我彀中，居士肯甘心否？』」

十年丁丑

師二十四歲。是年夏，與瞿不荒、肖月林、李兼老結社東山，評選宋元以來碩儒詩賦及應試程文，盛行宇內，維時有蜀東四才子之稱。後三人俱獲連第，不荒官至臺中，兼老官至柬垣。按兼老祭師誄辭云：「師生巨族，岐嶷挺姿，優曇本淨，涅而不緇。幼習鉛槧，拾藻泮池，淹通經史，扶搖可期。四郊多壘，豺虎滿蹊，妖星纏極，鼓角聲悲。朱櫻畫閣，瓦礫等齊，銅駝荊棘，王孫夜馳。國步艱矣，天地何時？陵谷且變，体重髮髭。覓耆闍崛，向寸心而，支公離俗，慧遠靜宜。白雲一塢，南華楚辭，遊山不借，貯水軍持。跏趺面壁，性地無虧，三車了義，洞矚靡疑。藉茲筏喻，啟眾生迷，能使宗者，言下得覷。錫飛蜀楚，津梁廣施，持笻行腳，遍振僧規。公侯世胄，膜拜皈依，懷馬遷意，眺回川奇。輸胸中蘊，布文字慈，放舟湘澤，止吳門兮。江山花月，收入禪機，操觚染翰，鹿苑珠璣。唱酬弗輟，坡老印師，語付梨棗，後學寶之。刮磨障翳，奉以金鎞，未幾返棹，夔峽逶迤。忠陽選佛，殿宇厘嶬，縉紳秉筆，鐫頭陀碑。鄙人丱

角，里巷追隨，商古確今，朝吟咿。烽煙告警，倏爾分離，四十餘載，頻遶夢思。屋梁落月，顏色依稀，羲和逞轡，瞬息崦嵫。星霜云邁，逝者如斯，叩鐘有願，天不憖遺。途人傳訃，或恐參差，空慚蓮社，賣涕漣洏。涅槃證果，掉臂嫌遲，入剎那頃，撚指奚為？區區陳誄，詎不受嗤？心香一瓣，遙哭吾師。」又寄性統古風云：「三山寶衣今誰託？端受了徹上乘人，見明寧被風旛惑？一指心傳果得真。別菴來我里，邂逅西郊道，顧我老龍鍾，扶鳩話艸艸。侵星叩柴門，具飯共論討，園蔬等伊蒲，脫粟供一飽。掉頭長揖過前溪，我識阿難聞道蚤，前年寄我一函書，我欲裁復少鯉魚。珍重辯才時開篋，遶檐清馥長芙蕖，迄今三年不見面渴塵萬斛難滌除。憶昔卯角時，汝師同里閈，少年馳騁文墨場，操觚兩人每對案。方期獻賦上明光，西北狼煙起奔竄，汝師抖搜著衲衣，身付空門鮮悲歎。鄙人跼蹐傍風塵，博得一官日將旰，歸來無恙夢猶驚，隋侯珠作千仞彈。卅年往事轉瞬間，垂光近將楞嚴看，尚擬裹糧叩洪鐘，汝師一笑即彼岸。盥寫誄辭哭白雲，識者嗤我如蠶絆。別菴弟，三山師，門外雪深一丈時，枯禪故紙無消息，真諦原不在言辭。漫道優曇無續種，請看盂缽已生枝。」兼老時年已八十有五，長篇致意諄諄若此，可想共夙昔之深交矣。

十一年戊寅

師二十五歲，舉次子，師益慶承業有人，脫塵可必。于是藝業之暇，檢閱禪家語錄，喜巴掌和尚悟道偈，遂擬作巴掌歌十二首寄贈之，有「何時一見三巴掌，摑碎須彌血濺天」之句。掌和尚見之，謂人曰：「者漢儼有作家手眼。」致書復，師益欣躍。

十二年己卯

師二十六歲，赴省應試，道經重慶二郎關，秋陽炎甚，與同行諸生納涼大樹下，忽有一瞽者，前無導引，手不持杖，飄然後至，師戲問曰：「你向那裏去？」曰：「朝峨眉去。」師曰：「峨眉在那裏？」曰：「就在目前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不必去也。」曰：「相公也須親到一回始得。」師異其語，命僕持錢與之，不受，別行曰：「我前去，你後來。」行數十步，復轉面大呼曰：「相公不要迷了性，走錯了路頭。」師不覺茫然自失，佇立西向者久之，同行叱曰：「曾兄痴耶？」師答曰：「有難以告諸公者。」蓋是前夜師夢一僧見訪，自稱為師前世道友，兩人共語疇昔甚懽，諄囑曰：「我特為你來，你切莫迷神性，走錯了路頭，我前去，你後來。」遂化鶴飛去。此瞽者之言，竟與夢合，宜乎師之塵念如水也。是冬，丁母憂。

十三年庚辰

師二十七歲。西北以歲荒起諸寇，將臨蜀境，人多惶懼，師督及門，課業山寺。一夜，聞殿後鬨聲，往視之，則門人中有羅驥者，善武藝，同社數十人皆聚習其技，見師來，驚散去。師召謂曰：「汝等勿驚，亂離將及，此技亦為要務。」于是恒令羅驥教眾演習，師從旁觀之，盡得其技，鄉人因有文武先生之稱。

十四年辛巳

師二十八歲。及門有楊清者，年甫十六，先年遊泮，資質穎異。一日，有托缽僧至門化飯，家人與之食，食畢，復持一缽去。清隨至溪邊樹下，有一破衲端坐受食，儀表甚偉。清前問曰：「汝等皆是異端。」破衲答曰：「何謂異端？」清曰：「都是楊墨之徒。」破衲笑曰：「小相公錯了也。楊墨之道行于周末，佛教入中國在漢明帝時，如你們儒士纔教異端。」清曰：「我儒家正教，何謂異端？」破衲曰：「異者，不同也。近見儒士中多有習聖賢之學業，不同聖賢之心術，非異端而何？」清愧服，拜請曰：「我欲隨師出家，得否？」破衲曰：「汝等方役志功名，何為誑言？」清曰：「實非誑言，我業師久有是志，我意亦欲效之。」破衲曰：「汝師為誰？」清以師姓名告。破衲曰：「既如此，你即隨師出家，我行腳人安肯帶汝後生？」遂行數步，復轉身囑曰：「多致意令師。」言之再三。清以是言告，師甚生浩歎，再白父欲出家，父益嚴責不許。

十五年壬午

師二十九歲。應試棘圍，謄真畢，例滿十人繳卷，同號尚欠兩人，師乃伏案小憩，若寐若惺，聞數鬼歡呼曰：「者位相公文字甚好，此回必中。」忽叔父曾某者厲聲曰：「守定我在者裏，他怎得中？」蓋師少時曾以小節觸忤叔父，至此已亡去十餘年，不意竟成生死之仇。師驚駭繳卷，大哭出場，即束裝歸家。師前四次入場，必候揭曉始歸，今則知其必不能中矣。是冬，丁父憂，復值寇亂入境，不得已率親族子弟及門生奴僕輩堅守。一日，與賊交戰平橋，自晨至暮不決，師奮鎗投之，中渠魁，矛柄貫若十字，賊懼引去，自磨灘至高灘，沿河百餘里，咸賴保全。

十六年癸未

師三十歲，邑中白蓮教乘賊勢群起，復邀賊為援，舉于賊首，欲得師為帥。會眾強迎，師知勢重，乃率家屬八十餘口避地山寨邑洞間。邑畔石洞七所，每洞藏百餘人，師居其一，離平地高可七尺，咸賴寨上固守之威耳。未幾賊至，不信宿寨破，墜邑死于洞前者無數，餘六洞悉就擒。次及師洞，賊大呼：「蚤降寬汝死。」師獨拒洞口若不聞，賊擲鎗亂刺，師揮矛撥之投邑，折捐甚多。賊怒，弓弩齊發，師舉方綿當之，矢攢簇若魚鱗，矢盡投

以亂石，石觸嵒，反擊中師額，血流滿面。賊喜，搭梯直上玟之，師一手拭血、一手揮矛，連刺數十人。日將暮，賊乃聚薪縱火而去。至夜半，將洞中積水潑火得路，逃至邑西界曲尾山青煙洞，洞中有河可以運舟，復有小溪百道深不可測，執炬以丈計者七，直進至一大潭處，潭旁石壁若屏，大刻「此洞天開地闢，避此者可以活命。」袁公俊甫攜男于茲，實大宋某年也。師約眾曰：「不必前進，觀此記可以藏身矣。」居此三月，邑人同避者三千餘家，賊流他郡。會眾將出，忽瘟疫作，十去五六，劫運然也。師元配陳氏亦病亡洞中，遂于洞外覓地安葬畢，以兩子付家人送至長兄處，遂投弔嵒、南浙二師受業，取名照洪，字葦度。按行實云：「二十六歲先慈逝，越三年家君亦古，大事甫終，便欲離俗。不兩月，寇氛四起，逃之半載，室人亦亡，以兩兒託之長兄，遂投弔嵒山、南浙二師出家。」又按遺偈云：「行年七十有二，開堂四十有三。」按本錄，師于順治甲午始開堂崇聖，云四十有三者，總僧臘言之也，則受業當以是年為準。師作南浙二師塔銘序有云：「甲申後，予從弔嵒，落髮二師會下。」蓋明亂至甲申為極，殆舉變亂大數而言也。

十七年甲申，即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

師三十一歲，寓忠州東明寺。因化士翠影至，得聞慶忠老人住石司之太平，附書上候。老人閱之甚喜，仍遣翠影持復書至，師焚香禮誦，滿心欣躍，即隨翠影入山。南師恐師去不返，乃同行。老人見師之來，與語甚契，師遂矢志親依。南師不悅，攜之入黔，師以剃度之恩難廢，勉隨杖履。按行實云：「避兵過江南，寓忠州東明寺，聞老人卓錫太平，奉書上候，得老人復字中有『似忍賢座不過』之語，讀之歎曰：『者老漢得恁麼老婆心切。』遂入山參禮，相依半月，被南師強之入黔(云云)。」寓婺川東泉寺，值舊遊李小白、李雨齋諸先生挽留結社。一日，會中有以推敲拂意者，乃曰：「若某頭顱既禿，無科甲分矣。」師聞而笑之。後有鸚鵡溪之遊，忘拾爨下舊釜，賦詩寄慨云：「爾既染衣並染裳，何堪多口忍相忘？量虛容物心原闊，器重調羹耳尚黃。一夕自知分冷暖，百年誰與共炎涼？此行收拾擔頭去，爛煮乾坤艸木香。」

二年乙酉

師三十二歲。伯兄憲副公由戶部主事赴雲南曲靖任，路經辰州，遣人迎師，堅執不往。時瞿不荒巡按貴州，勉其行，師不得已從之。過天半寺，山高五十餘里，險阻難行，寺居山半，亦名土門，主僧請題門聯，云：「天有底乎，此處果當其半；土亦物耳，于茲詎得其門。」又堂聯云：「天半程途非少，閱幾步還有

幾步，任君盡日奔忙，須知前去艱難何限，喚勞人正好停車駐馬，且向其間睜起一雙眼；人生涉歷儘多，經一場又是一場，隨爾終朝馳逐，試看後來險阻何窮，呼過客不若息足弛肩，姑從此處放開兩道眉。」途行月餘，始與憲副公會于舟次。

三年丙戌

師三十三歲，居伯兄公署。按行實云：「伯兄每謂山僧曰：『修行雖善，但出處大事未可艸艸，有志者不宜。』山僧笑而不答，且謂：『兵戈載道，舉足有性命之憂，只宜弟兄聚首躲此劫運。』山僧從之。」

四年丁亥

師三十四歲。憲副公奉命連絡黔、蜀土司，師隨行至酉陽。有同里李某者，昔與曾族有仇，至是父子三人避難來投，意託以求庇也。憲副公因舊忿，將置彼父子江中，師力勸止，不從，乃強爭曰：「兄欲治彼死，天必祐彼生。」憲副公曰：「彼惡徒何功，能邀天眷耶？」師曰：「彼曾割股救母，天豈肯死孝子乎？」憲副公愕然良久，曰：「非弟此言，幾誤之矣。」遂延李入內室，厚款贈以金幣，面諭酉陽土官安插得所，舉家全活。蓋憲副公會試時，封翁親送入都，途中大病，幾乎不保，憲副公禱天刺股，乃獲痊愈。師言李氏之事，感人于隱微，故從之。

五年戊子

師三十五歲。從憲副公至石柱司，取道再見慶忠老人于石峰。老人曰：「大丈夫因甚隨他人腳跟轉？」師曰：「沒奈他何。」老人曰：「還是沒奈自己何。」被者一箚，慚惶而退，然終不能違憲副公。久之，乃從容謂曰：「故里在近，兵燹已久，願請歸一視祖墓安妥。」憲副公乃遣僕從數十人衛行。及返塾，城郭丘墟，家園榛莽，乃築室祖墓之旁以居。仍屢驚風鶴，艱苦倍常，從僕多散去。師幸曰：「吾網漸解矣。」忽病瘧，連月不愈。師一日呼韋馱告之曰：「我為生死事大，極欲參尋，每為塵網所羈，于今方得自由，而業病又復纏延，豈此生無般若緣耶？若有緣，明日必行，瘧病當退。」次日，正當直瘧，大雨如澍，師攜慈舟、無息輩二三人竟行，瘧于是日止。慈舟，即師受業弟子楊清也。路遇張某者，同行至孫官河，宿丁長者家。是夜，張與長者謀曰：「與我同來者非僧，乃曾道爺弟也，身著紬裏衣數十層，內皆藏有金銀，吾與你計殺之，均分其有何如？」長者曰：「公言甚合予意，彼三人，我兩人未必能勝，不若堅留一日，明夜再會兩人圖之。」張以為然。次蚤，長者私謂師曰：「與師同行者何如人？」師曰：「路遇也。」長者遂備陳前事，且曰：「吾觀師容貌動正，定非常人，故不忍害，前去斷不可與若輩同

行。數十層紬裏衣是實否？」師揭示之曰：「誠然。蓋製此防變，可以代甲，內實無金銀。」長者曰：「金銀不必論其有無，前去亦當棄之，勿以此動小人心。」師深謝而去。行不半里，脫紬裏衣與張某曰：「汝欲此，吾即送汝，勿勞與他人謀也。」張驚怖不敢受，師置石上竟去，張自此不復隨行。慶忠老人時遷青山頂，師直造其室，先日已有夢感，老人喜之。按行實，戊子轉南濱時，老人住青山頂。冬月廿二夜，堂中笑亭維那夢一人奇形異狀，持黃緞一端來供老人，老人受之，即命亭援筆大書「以此成正覺」五字。亭晨興述夢以白老人，老人答曰：「當有繼佛真乘者來作吾家種艸，汝且待之。」比午，山僧至，老人一見乃曰：「莫是曾不波耶？」山僧曰：「和尚莫眼花。」老人發笑。時眉山兄居首位，圓具後即安山僧入堂，領箇沒得話頭，終朝咀嚼(云云)。師入堂，一七已過，屢乞話頭，老人並不指示。一日，至方丈跪懇曰：「人人皆有話頭，因甚不與某甲話頭？」老人曰：「人人都有話頭，獨汝沒有話頭。參！」

六年己丑

師三十六歲，住青山頂堂中，值年饑，日以埜菜瓜根為食。越五日，計二十七人，共升米煮湯飲之，曰犒勞粥。內外六百餘人，有才智可以別圖食者，輒高挂行李于長連單頂，或寄庫司暫假去。有貴人秦桂森者，富而向道，山中甚賴護持，嚮師名，白老人，欲延師為訓二子，許每歲供以飲食衣服，外贈金若干。老人招師語故，師立辭曰：「某為生死大事來，豈為衣食金銀來？」秦公莫能強。老人喜其志氣堅定，日督之參，不許看一文字，且囑眉山首座不許提及一語，將箇沒得話頭竟沒下手處。一宵開靜後，潛入方丈，見老人閱錄，旁無一人，近前禮拜，問云：「某始則歷歷明明，目不交睫，繼則昏沉漸起，話頭亦忘，不知此事從覺裏得？夢裏得？」老人默然，師不契，尚佇立，老人厲聲曰：「死漢出去！」乃滿面慚惶，禮拜趨出，然猶以無人得見為幸耳。孰知老人已通眉首座，次蚤，眾方過堂，眉留師在後，問云：「你昨夜入方丈問甚麼話？」師面赤良久，如前舉畢，眉微曰：「老人答箇甚麼？」師曰：「不曾答。」眉咄曰：「宗師眼目動定，切須著意，默然處不是答，那裏是答？」從此疑情頓發。幸三巴掌和尚在山，有時請益，又因坡繁重，屢為執事者斥辱，多生退悔。按行實云：「山僧因質弱不能隨眾，數次辭行。一日，老人普告大眾曰：『我辛苦二十餘年，今纔得箇擔擔人來，不能容此，我師徒持缽別行就是。』山僧聞此，淚雨如流，跪白老人曰：『某甲斷不敢辜負和尚。』老人曰：『汝但莫辜負自己。』從此安心座下，雖鶉衣百結，不知其寒；藜藿三餐，不

求共飽。一味塞耳埋頭，艱忍萬狀，苦參兩月，了無入處。初則歷歷明明，目不交睫；繼則昏沉漸起，話頭亦忘；久則話頭現成，竟沒巴鼻；後則胸臆慌慌，坐不能坐、行不能行、睡不能睡、食不能食。以其狀泣白掌和尚，掌和尚低首不應。良久，徵曰：『汝果到此耶？不久自有消息。快參！快參！』山僧拚死一回。計自戊子冬月廿六日入堂，到己丑廿六夜適亭上座閱錄次，山僧隔案伸首，見嚴陽尊者問趙州：『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』州云：『放下著。』不覺肢節俱解，渾身輕快，乃撫案一下，大笑不止。亭曰：『見箇甚麼？』山僧驀與一掌，亭儘力一推，山僧趨方丈見老人，老人曰：『作麼？作麼？』山僧撫掌三下，老人曰：『落在甚麼處？』山僧作舞而出，老人不肯。後二日，隨老人掌和尚山行次，見浮雲東西飛度，山僧問曰：『浮雲落在何處？』老人向空一指曰：『看掌。』和尚驀面一掌，山僧作禮，由是腳跟乃得點地(云云)。」一日，笑亭上座舉無夢無想主人公問師，師答已，復令著頌，乃曰：「你答也答得，著也著得，拈頌也拈頌得，只是會不得。」師曰：「善能高鑑。」亭始述前夢以告，並敘發悟之原，兩人巧于相值，師曰：「寐語作麼？」亭呵呵大笑。又眉山首座問師曰：「你前此若何？」師曰：「大似老鼠聞牛角。」曰：「你即今若何？」師曰：「大似蚊子上鐵牛。」師拈頌淆訛公案百則，進呈老人，老人曰：「用絡索作麼？」師禮拜而退。十二月，三巴掌和尚應施州衛鳳衛侯牟公、封翁化宇、陳公熊耳之請，預延師克記室，師許之。

七年庚寅

師三十七歲，繭足入施，衛掌和尚將衣缽付耳菴首座，先期脫去，留偈囑師，師堅執不受。彼地僧俗文旨上座、贊伯陳公輩敦請助揚，師不得已，乃為首眾，耳師實賴輔弼之力焉。制解，鐵老人前後致書一十七封，俱一日到，啟讀之，皆命其速回親依之意，乃翻然起行。道過九峰，白雲靜室禪人西脈敦留供養，且前道兵阻，師從之。先是，西脈夜夢古佛一尊從空而降，坐于菴前大樹下。次日，師至菴，倦甚，于樹下趺坐小歇，西脈見之，與夢符合，因爾降心。住半載，耳師亦至，朝暮酬唱，拈頌公案百則，耳師與師共榻。一夜，大雨，屋漏不能寢，因起簞，兩人共頂于頭上，對膝坐，商及法門事，耳師曰：「法運艱微，賢弟將來自是一株大樹，覆蔭天下人，不待言矣。但願為我代接一人，以昌熊耳。」後師曰：「兄已出世為人，弟尚腰包行腳，是何言歟？」耳師曰：「不然，分量拘人，不可強也。」秋季，師出山，留別耳師詩曰：「西風落盡客歸忙，埜菊籬邊散晚香，間綠

秋楓紅似陣，啣書北雁字成行。買山計拙非圖隱，誓井情深豈學狂？何日蠻煙清遠道，共攜于木再逢場。」

八年辛卯

師三十八歲，省覲老人于靈峰。一期入室，老人問及末後句，師擬對，老人曰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遲兩期，又擬進語，老人曰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因引一則機緣示師，師忘寢食者三晝夜，一宵開靜後，忽然穎脫。次蚤，進謁老人，老人竟不與語，周旋竟期，亦不與語。至夜，老人上單，師作禮辭出，腳纔跨門，老人遽問曰：「末後句作麼生？」師秖對。翌日，老人撾鼓上堂曰：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末後句，玅難思，汝等諸人知麼？那門外漢不是老僧悄地引則機緣，又怎得進門？聽吾偈：『全身放下隱山隈，頭角纔成喜兩開，展轉由吾相分付，雷轟電掣出潛來。』」遂更名燈來，即命師首眾。

九年壬辰

師三十九歲，率眾北渡，道經梁山，總戎姚公聖瑞留居石龍寺，極頹壞。師至，開荒鼎創，頓成大觀，改額興龍禪院，眾至三千餘指，師惟待以本分艸料，督之學、督之參，歲無虛日。嘗著石龍吟云：「我方丈假為函丈，我法堂權作書堂，彬彬楚楚，依稀桃李，門墻方袍，圓頂文章。」又云：「不說法，不參禪，口挂壁上，鼻孔遼天，萬萬千千，莫嚇小兒把空拳。」餘見全錄。一時與遊者，孝廉黃公節也、太守陳公翼仁、總戎郭公廷輔。按致三公書云：「昨承枉玉，未盡款洽，殊為歉事。春來溪魚漸出，好鳥時鳴，差可供耳目之樂，乘暇再一過我，從容緒譚，庶不令山靈笑諸君太忙也。」作閒僧念佛歌十首，作偈示一齊、幻修、獨存、笑梅諸禪人，拈三身四智說。

十年癸巳

師四十歲，示眾云：「四十年來顛倒顛，穿衣喫飯別無言，現成公案人不識，更道父母未生前。」士問：「無生一句，鬼神不知，因甚被諸人覷破？」師云：「燈籠頭觸地。」進云：「覷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露柱尾朝天。」士禮拜，師云：「九八六十七，蝦蟆聞象鼻；六九七十三，烏龜上樹顛。惟有向上難委悉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，生數成數不相干，衲僧切忌知端的。」卓拄杖云：「習。」是冬，眾廣年荒，師致書譚侯西崑云：「陳蔡之厄，昔人有之，為其無上下之交也。山埜住高梁，可謂得上交矣，而厄猶不免，為之奈何？特字相聞，幸莫作相交和尚說話。一笑。」譚公覽之甚喜，即發廩以克常住。一日，譚公率諸將士詣寺問道，尋屏左右，隨師入丈室，敬白曰：「弟子此生果出得家否？」師曰：「君侯被三箇字礙，所以出不得

家。」公曰：「是那三箇字？」師曰：「放不下。」公良久點首曰：「果然放不下。」從此往來咨叩，殷勤備至，師示偈云：「山河大地法王身，處處相逢處處真，不識其中端的旨，穿衣喫飯枉勞心。」為冉西庚扇頭書偈，答楊文波問道書。

十一年甲午

師四十一歲，再省慶忠老人于忠南玉印山，總戎袁寶善居士請就崇聖開堂。先是，癸巳秋，老人渡南而來，居士款留北面，師自梁如石寶省老人，先夜夢一兒從頂門生出，迨覺，語及門，及門謂：「此行當得嗣法弟子。」及至，居士朝夕接見，與語不乖。屆冬，奉老人命往雲根勘長陽侯胡公，居士舟共返，緣有船頭公案，居士疑甚，日益勤參，至是得親炙爐鞴，無一刻置底事。居士誕期，師上堂，拈拄杖云：「無量壽來也，將軍身、宰官身、居士身，身身應現；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世世圓成。作麼生說箇圓成的道理？陽數九，陰數六，惟有者箇數不足，金龜嚼碎鐵崑崙，夜半日輪當午出。〇具眼者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世尊初生句？」師云：「翡翠踏翻荷葉雨。」「如何是居士懸弧句？」師云：「鷺鷥穿破竹林煙。」「且道：居士、世尊是同？是別？」師云：「玉印山磊磊落落，曹溪水曲曲灣灣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皇宮現瑞，石寶呈祥。」師云：「桃花紅，李花白，冬瓜瓠子撞泥鐘，六月炎天下熱雪。昔日今朝事若何？踏著秤錘硬似鐵。」老人送法衣信拂至，且致囑曰：「偶憶聚雲老人一語，泣淚長流，深恩難報。茲將法衣信拂送與上座代勞看眾，惟願體恤中與艱難，憫念法門倒置，慈心不退，悲智長明。」師上堂云：「眉滿虛空眼滿地，遼天鼻孔難迴避，舌頭嚼碎大雄峰，踞地金毛成隊隊。知麼？慶忠老人心行狼毒。」耳菴和尚出，師便打。是時汾陽啟、埜雲映、童真善、竺峰敏諸老咸歸煆煉焉。般若譜師尚以居士服參，一日師上堂，譜師出，師震威一喝，譜師掩耳歸眾。按師圓寂時，譜師來設供，震威一喝云：「昔在崇聖堂前拾得的，今日相酬未為分外(云云)。」其勘辨機用，真有入人于微者，道化風動，沛然莫遏，識者共慶法運之有歸矣。

十二年乙未

師四十二歲，結制興龍。按上慶忠老人書云：「荒僻興龍，十分清冷，但得內外兩堂稍稍就緒，某謬擬提持，仰報師恩，自愧才疏，有辜慈望。」副戎楊公請上堂，云：「知彼知此，百戰百勝，九天九淵，計出非常。有時減灶添兵，有時減兵添灶，但能逢強即弱，自是遇柔則剛。塞北江南，一任橫嘶鐵馬；邊關險隘，何妨倒卓金矛。正恁麼時，作麼生是折轉旗鎗一句？」呵呵大笑，下座。一日，謂眾曰：「興龍驗人有三句：第一、要迸開

頂門；第二、要扭轉鼻孔；第三、要脫體逍遙。須是不動唇皮，分明道答。還有同生同死者麼？」又曰：「參禪人若要此事穩當，除非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方有點胸自許分。如徒向他人喉下取氣，則口中訣、耳邊風有何益哉？」又曰：「活了死不得，情識邊走殺人無數；死了活不得，澄潭裏浸殺人無數。活中死得來，盡情放下，灰飛煙滅；死中活得來，握土成金，拈來便用。若是英靈男子、出格丈夫，便與一齊抹過。不然，且莫匆匆艸艸。」寄勉惺世道人入道書，作接引彌勒西方三聖畫像贊。

十三年丙申

師四十三歲。答眉山和尚書。邑令田公平沙索錄書。寄邑令林公覲伯書云：「曲徑時蹊，奔趨者眾，做官清有守，為僧介而貧，都是世間好事。若能不改故步，則所期于腳跟穩當者，前寄贈蒲團，莫教十分疏冷。至于話頭一句，姑待面時再箚。」作觀音畫相讚，題普賢掃象圖，作元旦、上元、中元、下元表，著松嶺閒評。袁寶善刻師語錄，自更名性偉，矢不忘工夫，日臻玄奧。師號以香蓮，偈囑曰：「火裏蓮花迥異常，一枝特出露新粧，他年馥郁人天眾，鼻孔傳來滿地香。」居士拜受。

十四年丁酉

師四十四歲，受總戎姚公聖瑞請，遷五雲。緇衲雲集，滿五千餘指，而內外肅然，上追馬祖、百丈之風規，下起聚雲、慶忠之道運。按汾陽啟和尚懷師詩，有「憶昔近觀三峽浪，而今遙望五雲樓」之句。文學董公致書云：「蝸叢中聞師法望，塵勞人讀師語錄，如賤隸侍貴介登筵，徒極飽飫之思耳。欲圖瞻禮，未知緣分奚若？若木兄可代白也。」師答云：「閱華翰極為歎賞，但山僧本自無名，法望從何而起？不用耳，還聞得麼？本自無言，語錄從何而來？不用口，還讀得麼？蝸叢塵勞，過量人不妨踴身跳出，至于貴賤登筵等語，又居士自為區別耳。矧夫嘉餚美饌羅列滿盤，倘肯下手，一任飽餐，如第空空垂涎，未免饑在飯籮邊，渴居海水裏，緣分自有，相晤匪遙。若木止作得傳言送語人，五雲堂也須一回親到。」復慶忠老人書云：「某前月廿一日病痰，較之尋常頗重，服藥漸就平安，煩執事遠來，不覺心傷皆汗。自忖吾師未報之恩與某未了之事，雖是虛生無益，更覺浪死為難，詎曰為道愛身，尚期以身殉道，而不肯以道殉人。某今年四十有四矣，白雪臨頭，清霜染鬢，幾欲覓一蒲地以自了，而多眾縈纏，去不忍恝，無奈擔當箇事，得人實難，如僥倖以誤後昆，苟且而辱先德，中心自矢，誓不敢為，萬一年力稍待，則此衷亦與俱待，又看何時得箇就頭冤家，仰副吾師之望也。」

十五年戊戌

師四十五歲，示吳居士燈籠偈，作渡江達磨面壁、達磨畫像讚，為大衍書記書冊云：「筆底墨間，無法可說，若欲有說，借茲筆墨。驚神泣鬼出毫端，驟雨馳風疏懶拙，卷舌逆流三峽湍，合拳反鋪五峰雪。有時唱出山坡羊，有時唱作西江月，西江月影自沉沉，照徹崑崙紅似鐵。倒騎木馬趁西風，橫駕金牛驅比郭，與爾蕭灑度時光，與爾遊戲敲平仄。不諧律呂詠新詩，不譚玄要誇玅訣，偶爾成篇篇不成，誤動秋風驚落葉。長三短五響鏗鏘，七縱八橫深曲折，哩哩囉，囉囉哩，話到從中絕頭尾。筆行欲止心復行，瞬目雲煙千萬里，煙雲堆裏埜人家，朝對青山暮晚霞。烏鴉報樹柴門曉，客來煮菜又烹茶。鐺煙冷，倩誰烘？榾柮爐邊煨火紅。撥火燒燈鐘磬晚，須臾又見月當中。理藤床，高枕臥，翻身又怕枕子墮。曝地一聲夢初回，睜眼來只者箇。玄中意，少人知，如顛如醉又如癡。蒙頭破衲無絲線，爛似虛空苦怨誰？斷線殘絲重績紡，紡成絲線沒觔兩。竿頭繫著任蹉跎，江北江南看伎倆。伎倆窮，風流足，扁舟一葉無拘束。釣得錦鱗得意歸，從容為報南山竹。」又書軸云：「日日五雲何所事？閑來打坐困打眠。有時一唱重雲破，有時一嘯烈風穿。轟雷掣電忘歲月，擊水敲空不計年。箇中意，向誰言？相看一笑致冷然。願與同吹無孔笛，願與同操沒絃琴。沒絃琴上知音少，流水高山為爾傳。」答憲副高公、總戎胡姚二公問道書。寄太平三空師弟書。作慶佛誕、佛成道、結制、解制表。

十六年己亥

師四十六歲。江干風鶴師通鎮臺姚公，正月迎慶忠老人至五雲，八月送住高峰禪寺。時破山禪師居雙桂十里之內廠，三大道場各聚數千指，彈九小邑，遂成龍象窟宅。一日謂眾曰：「山僧十數年前以見見，十數年後以不見見，而今覓箇見與不見了不可得，汝等諸人作麼生檢點？若檢點得，出入地獄如箭射。」又曰：「五雲千言萬語，止向汝等道得途路邊事，至于到家一句，必待自證自得，不然終被別人瞞過，可笑可笑。」又曰：「一二三四五，今不今，古不古，六七八九十，乾者乾，溼者溼，趙錢孫李沒奈何，周吳鄭王無巴鼻。天地人，日月星，秋冬春夏，水火木金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」答憲副方文二公、孝廉黃公大祿問道書。答眉山和尚書云：「接翰教，知雲嵓法席極力提持，俱從本領作事，可見因時救弊之婆心。大都近日禪流多虛少實，習禮貌，尚浮華，攻文辭，學機辯，拾得些殘羹餿飯，便爾自高自大，遏捺不住，動言知識可作，佛祖可超，領眾匡徒不過易易，急欲逢人賣弄，到處誇揚，曾知學道出家為著何事？獨不思了生脫死，豈是兒戲做得底？接物利生，豈是妄誕行得

底？諦觀古人入一叢林，出一保社，不惜筋力，不憚疲勞，忍苦耽饑，積功累行，忘身棄體，百折千磨，向煩惱場中銷鎔習氣，從菩薩道上培植心田，一朝果熟馨香，入廛垂手，兢兢重任，翼翼小心，惟恐屈辱門庭，盲瞎晚進。至于扶危拯溺，興慈運悲，調護維持，周詳委曲，苦中之苦有不忍言者，豈淺薄之徒所得僥倖而勉強者哉？故聰明可尚也，而參悟為難；學問可嘉也，而修行為最；知識之名位可據也，而因緣福報為艱。若非一一經嘗，那能知甘識苦？弟年來與吾兄東西異地，不獲抵掌而譚。所可憾者，末季之世，滿地狂禪，習成輕薄，用賄賂而買紙付囑，傍門戶而倚勢縱橫，精舍祇園變為屠居酒肆，方袍圓頂不啻販客征夫，人人圖方便出身，箇箇從便宜著腳，傷心觸目，良可痛也！弟雖獨豎孤標于一傳眾咻之地，規矩繩墨未嘗不刻刻矜持，國耐眾多，及門偷安習懶，沿為慣病。遙聆法範，大有同心，曷勝欣慕！」又答衡山法兄、汾陽法弟書。書軸示福德道人云：「三山住五雲，誰識五雲者？福智智偏長，智長可共把。問我云何修？我道無別事，彌陀佛一聲，頓忘前後際。心貞貞如石，心潔潔如蓮，既貞而且潔，可以禮金仙。或時廣布施，或時勤供養，亦用貞潔心，更無三兩樣。以消累世愆，以植多生福，以此貞潔心，配天而受篤。福智已如是，福德亦應然，唱隨和樂處，是為最勝緣。既我為爾說，爾勿聽吾言，始名為知覺，知覺亦何名？不離貞潔心，心心常若此，谷嘯也山鳴。」舉千夫上座立僧兼為作自真讚。

十七年庚子

師四十七歲。夏五月，建新菴于新城寨，為避亂計。師往視工，入浴次，偶疾作甚重，經晝夜方愈，始漸省數有可憑，而終亦有不能拘者。按童真和尚《松軒日錄》：「西蜀高峰三山來禪師，少為書生時，夢歷冥府，冥君以簿視之，見父算五十有七，己算亦五十有七，是時父已五十有六矣。師懇冥君，乞減己算十年，以增父壽。冥君執筆熟視良久，再詢，師答如前，乃增減之。後父果逾十年而終。師出家參慶忠老人，不半載間，豁然大悟，久之，乃荷忠印記。厥後弘法三十餘年，壽至七十二而寂。五十七之數不驗。」《松軒日錄》但言五十七之數不驗，若果驗，則減去十年，即當在四十七矣。示碧波、默識、穎如、蘿菴諸禪人偈，拈逗語十首，有「乘風不許蜉蝣老，為歎新雛去復歸」之句。答給事蕭公品玉問道書。三空和尚性多激烈，先師親覲慶忠老人，得法居師後，每有不平意。至是，師答書云：「前此我為兄，你為弟，便覺不快；此後你作兄，我作弟，有何不可？」空師慚服，相見執禮尤恭。空師之與眉山和尚，其分亦然。眉與書

云：「有人道得末後句，不愧為吾師弟。速道！速道！」空愈加奮恨，以是知師之雅量有大過于人者。

十八年辛丑

師四十八歲，付囑高弟四人。按師上慶忠老人書：「某今春解制，付囑千夫無言，兩孫聽其待時行化，餘囑有住山者二人。」又答眉山和尚書：「今春弟將從上擔子分付千夫無言，至于大衍立雪，令之住山，不識吾兄社火場頭又如何打當？」題耳菴和尚真。示徹微、鏡空、松影三禪人偈。答太守田公、總戎郭公問道書。遣僧募鹽。寄王用廷居士書云：「三山口不關風，一向言無忌諱，恁麼道，若作佛法商量，錯過了也。且道如何不錯過？聽吾偈：『五雲不識羞，日用也無愁，惟有淡腸胃，請君為我瘳。』居士莫道是般閒話。」作壽袁寶善居士文，末後云：「庚子，山墜將白下。」以書詢之，居士留且篤，再約，居士始道其實，答云：「某五十有三之年，恐不足以擔大事，負吾師望，某即欲去地方，而地方不肯去，某其奈之何？噫！諒矣，山墜過矣。究之山墜未行，忽忽辛丑，居士初度又近，因念往投以箑則有句，句則有意，今何如者？爰書軸敘道誼，原山墜初得居士喜，今春付上首二人，又二人令住山，稍輕快，其如念居士何？居士有頌古行世，見聞無不知者，培桑梓，盛德也，志扶宗，願弘也，可傳者在千百世，透無生，綿有生，正無量耳。」作募建十方堂引。重修玉皇觀記。觀主正因，中年從師剃染，名性果，其子富而有才，捐資修觀以供父，且諦信宗乘，師曾示號惺惺，邑人恒稱涂氏兩世為慈孝。

當今皇帝元年壬寅

師四十九歲，立雪見請作南浙二師塔銘並真讚。先是，破山禪師讚云：「是真實相。」繼慶忠老人讚云：「欲覓南浙，紙上非真。」師題云：「是相非相，非相是相，是非兩忘，如在其上。阿呵呵！見也麼？南浙二師好大哥。」宗明老宿傷法運垂秋，狐干成群，作誅病語數千言，師閱之，感賦十首，有云：「近日宗門事，君傷我更傷，師多脈益亂，法賤人皆狂。杖拂為奇貨，源流屬濫觴，旁觀痛未已，猶自賣馨香。」竟以此觸當世諱，邪師益猖獗，遂著《闢邪說》。痛宗旨不明，求道者執于一橛，乃著《宗旨纂要》呈慶忠老人，老人嘉歎曰：「微顯闡幽，深符的旨，以此開鑿人天正眼，大有功于後世，但當密傳法器，勿妄授匪人，恐致穿鑿耳。」夏，　特旨令天下僧道復民衣，公令森嚴，列剎莫能守。邑令林覲伯素與師善，知事勢必改，命師闔院勿散，但閉門易服以待，果三月　恩詔降。按寄總戎馮公君弼書：「曾生曾僧，君知之矣；曾僧曾生，君知之乎？五雲不敢作

兩段人，居士切莫作兩段看。公令嚴明，識法者懼。且道曾生的是？曾僧的是？」又感賦贈黃登雲居士：「踢破浮生一槐棚，不辭九上與三登；功名謝去嶺頭雪，富貴看來水上水。夢入林皋身正穩，時逢沙汰氣如蒸；黃君過我五雲路，向道曾僧仍姓曾。」秋，辭五雲，謀入山計。按為葦南禪人書軸云：「壬寅之秋七月幾望，余將辭五雲而出。先是，眾及門各持幅索字書之，數日揮毫不已。至此，葦禪人始求余言，援筆書曰：『清泉可酌兮，飲之而香；茅屋可栖兮，居之而涼；薇蕨可採兮，朝暮而助彼羹湯。何妨逍遙乎松之下、石之上、芳艸綠樹之間，隨時序而徜徉？』紳士遮留不得，拂衣出江。及門從者如市，所至小院不能容，乃寓石寶雲峪洞，眾皆結茆以處。」代向化侯譚公養元作壽。重夔鎮陳總戎文。按贈譚公文，有「壬寅始得見公，再見而有蓮社之約(云云)。」

二年癸卯

師五十歲。按偶拈云：「雲崖洞中閒沒事，烹茶掃地爇爐香，有人問我西來意，拍手呵呵笑一場。」觀此，師已無復出世想。寶善居士數以名剎致師，皆不就，繼謂寶善曰：「勞人思歸，倦鳥斂翼，山埜之志，入山惟恐不深，居士為我圖之。」寶善曰：「惟師是命。」師曰：「汝溪之上，千峰環列，宜若可居。」寶善即欲送師開山，師曰：「勿急，此地有汪姓號寧宇者為之主，在居士標下，待山埜往化，喜捨乃行。」先是甲午，師從汝溪過，遠望是山巍峨聳峙，宛結虬盤，尋邀鄉人黑龍譚居士導之上，面東南可建梵宮，面西北可造浮屠，細詢譚公，知為汪姓地，心賞久矣。至此，汪寧宇先夜夢一金甲神持水懺一卷示之，曰：「汝見簽首慈悲二字麼？我特化爾慈悲。」寧宇曰：「何謂慈悲？」神曰：「捨地造寺。」寧宇曰：「諾。」神呼謝而去。寧宇驚覺，端坐達旦，虔設香案，叩首謝神。適師至，語前事，寧宇欣然以夢告，且會族長汪星斗叩許之。師即于上元日入山，敗屋數楹，旬日結茅遍山谷，四方裹糧而至者無虛日，鳩工度材，先大殿，次方丈，左右廊廡漸成大觀。按寄林覲伯書：「別經春夏，又復新秋，河漢正明，馮空寄想。屈指而計，榮耀何期？相邀之緣，如何允當？山埜近住忠之汝溪灘高峰頂，刈艸開荒，一番喫力，捨我公誰語之？匪我公誰憐之？」林公復書云：「承禪翰見問，慰藉良深，頂頌彌山海矣！高峰開創，五丁鉅力，快得名山之福，某不得一親法席，謂之何哉？」又按自撰高峰碑：「余性懶癖，世務不閑，擔荷法門，靡所他適。溯余先世，自大慧而下，西禪鼎需、鼓山安永、淨慈悟明、苦口良益、筏渡普慈、一言道顯、小菴行密、二仰圓欽、無念智有、荊山懷

寶、鐵牛德遠、月明聯池、吹萬廣真、鐵壁慧機，機則余之授法本師也。吹萬師翁以聚雲建剎，木師亦創治平，皆忠南地。余開法崇聖後，住高梁者久之，而興龍、而五雲，龍象填門，結茅以處，兢兢繼志，罔問叢林，乃事有適然者。舊總戎袁寶善居士為余得法弟子，余癸卯卜一枝于石寶，近地而開高峰(云云)，以詩代書，寄文佐之。」寓竹園，作詩壽袁天錫。為總戎馮公君弼書卷。示中知、隱居二禪人法語。寄喬松法弟書。作慶雲寺常住碑。

三年甲辰

師五十一歲，建天王殿、廚庫、雲堂，五越月落成。常住工資不發化士，而日用自足。以偈代書寄汾陽法弟云：「我住尖山山上嶺，熱時熱兮冷時冷，或披破衲或麻衣，卻把煩惱一並屏。問我住山事若何？隨寒隨暑逐時過，寒時不道寒時苦，暑時不被暑時磨。看來寒暑有誰同？青山不見採樵翁，茫茫無數人何去？利名場上喜相逢。多為浮生利與名，誰從林下著青睛？翻思古昔居山者，數十年來只單丁。我昔與君曾有約，久把尖頭屋自縛，尖頭屋就君不來，想是君家嫌寂寞。寂寞崖巒心已灰，閒花埜艸共徘徊，忽然話到思君處，柴門依舊為君開。」著高峰閒詠、拈頌、正燈集三卷。作慶忠老人、三巴掌和尚真讚。示霜鏡、穎初、松埜三禪人，吳道人、何乾行居士法語。作重修福田寺、萬松山天臺寺疏。代向化侯譚公養元作寶聖閱藏引。慶忠老人住南城寶聖。秋七月，譚公詣山，舉請閱藏。師以省覲至，與譚公快談數日，譚公愈心服，遂再訂前約，以磐城捨宅為寺，敦請住持。磐城係公保家出身之地，因留意諄諄。按答譚公書：「磐城盛地，捨宅盛心，以堂堂之君侯與碌碌之山埜相期而結世外之緣，建招提、開蓮社，千古一時之盛事。是以叮嚀而囑、屢牘而邀，君侯之所以待山埜者至矣！初約而許、再訂而決，山埜之所以報君侯者豈有他哉？總之，有君侯如是之檀越，則自有君侯如是之護持；有山埜素位之行藏，亦即有山埜素位之日用。至于南城長策之議，蓋為萬年之香火計耳！何敢干常住每歲之費，就朱提、黃茂較多寡、問盈縮耶？遠承台諭，如命敬遵。」

四年乙巳

師五十二歲。夏四月，譚侯委官齎啟至，有云：「念茲磐石建勳猷，二十年來幸苞桑之永固；植此曇華開錦繡，三千界內期祇樹以長輝。」師躍然趨赴，從行者皆抱道魁偉之士。以六月十一日入院，大開爐鞴，舉揚佛祖綱宗，博闡玄機，奔走天下英衲，號臨濟再興。一日，譚侯至，師陞座，舉明良將軍大庚嶺見六祖因緣，垂語畢，僧出問：「在昔功甫入山，白雲道箇枕上頌子；即

今侯府入山，和尚道箇庚嶺大意。一前、一後，是同、是別？」師云：「囉囉哩，哩哩囉。」又僧問：「三聖因甚逢人即便出，出則不為人？」師云：「只為婆心重，翻成陌路人。」進云：「興化因甚逢人即不出，出則便為人？」師云：「誰知鐵石心，傾作和腸淚？」進云：「今日底事，和尚是出、是不出？」師云：「不妨疑著。」進云：「是為人、不為人？」師云：「謾得過阿誰？」以偈代書寄寶聖諸弟姪：「我自離高峰，攜笻到石寶，芒鞋俏不禁，溪山共潦倒。好風若相迎，好雨若相送，奈此風雨何？日夕交相鬨，澆我煙霞色，吹我襤褸衣。煙霞襤褸子，飄飄欲何之？固我目雲漢，雲漢不我留。非我輕曳裾，而向彼王侯。其如尊貴人，相催人如織。延我入磐沱，揖我磐山陟。磐山山又高，磐水水又深。高深磐山水，誰結為知音？為彼知音者，穴淚頻頻下。當我欲行時，有手疇共把。乃勞弟與姪，送行在竹林。相對一片席，相將一片心。即欲為之言，欲言言不得。擬作臨岐辭，推敲無平仄。我今入磐矣，弟姪相違矣。相違憶相逢，相逢何日矣。江之南，寶聖兮。江之北，曇花兮。盈盈一帶水，夾岸猿聲啼。啼不住，寄語江頭將尺素。江上重重疊疊山，遮不斷縈懷路。」贈總戎吳公通衢、李公數仞、陳公文宇、任公履素、內幕任公弘可、明公肖舒、吳公天石。詩示無言西堂、大衍後堂法語。作募修智菴寺、一菴寺引。一菴寺在萬邑柏木沱，寺以僧名。一菴刺血書經于明嘉靖年間，久之筆端放光，二諦感動，助創成剎。世為譚氏香火，兵燹傾廢。一菴孫然明請疏于譚侯，譚侯因乞文于師。

五年丙午

師五十三歲，大笑監院通袁寶善居士，請師結制高峰。先是，師應請曇華時，高峰裝修尚未全備，笑監院受職，竭力展才，拮据從事，諸般盡美。一時贊勸者，則有應爵江公、諱試談公、鳴玉傅公。按起期上堂：「高峰梵剎乃山僧破荒闢艸而成，今笑監院不忘辛苦，同諸檀信請山僧開建禪期，表揚功德。所以道：『事無一向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閻相常住(云云)。』」著伏九閏數七鑿說。作樂隱樂道逍遙呀呀歌、袁寶善居士錄序、為無言養立、雪見大衍豫作自真贊、梓潼帝君贊、春夏秋冬四景回文詩。示惺若書記、紫垣侍者。大笑監院法語。作諷華嚴、法華皇懺表、高峰五誡文並常住碑。寄縣尹曾公書云：「前枉玉，愧多褻慢，知居士為著大事因緣而來，不在世禮濃淡作念，悠悠我心，托之箑上數語，尊號不必另加，但道與山僧同宗可耳。如何是同宗一句？」〇參囑李青眉、張雙承二居士。

六年丁未

師五十四歲，春二月，復至曇華，作壽譚侯養元居士文。建盂蘭會、慶觀音誕、文昌帝君、伏魔大帝表。為瑞雲陳居士作自真贊。代囑玉眉亮維那。按機語云：「耳菴師兄受衣缽于巴掌和尚，開堂四剎，不輕授受。一朝示寂，囑令門人等參隨山僧，並以衣缽轉託交代。菴逝後，亮維那、華侍者、定學人、聖化主同參山僧于五雲。不數年，定住高梁，華亦脫去，聖以原執事克入高峰。及山僧受請磐山，亮復隨焉，十載未離，行履見地，勘驗有素，應以轉託山僧之衣缽代耳菴付囑于亮。夫耳菴兄，山僧之手足也；亮維那，耳菴之弟子也。山僧于菴則兄視之，于亮則姪視之，法門分誼，凜然千古。今以耳菴之弟子仍接耳菴之衣缽，匪獨不忘耳兄也，亦且不忘掌和尚也，亮維那其永續菴嗣而昌厥後。聽吾偈：『養成頭角自耳菴，牙爪深藏又十年，珍重熊山獅子子，長將法乳續燈傳。』」又囑紫垣性貴、天湖性定、雲林性現、大笑性崇，俟時行化。冬，新寧縣尹沈公克齋，浙江秀水人，以公事謁夔門太守，道經雲陽，託譚侯先容參見，時諄諄以己事請決，師施以本分鉗錘，當下省入。按沈公上師書云：「頃趨磐城奉謁，伏承吾師垂慈，叩擊逼拶數次，維時心稍有省，而口不能言。比蒙舉示華亭船子公案，至夾山辭行，回顧船子，舉橈示之云：『將謂別有？』處，始得一了百了。如世尊拈花，天龍一指，趙州庭柏，鳥窠布毛，以至擎拳豎拂，俱從船子舉橈處徹去。即吾師再欲開示，而弟子已掩耳矣。方知本有一顆無價明珠，原是半文不直。雖然如是，弟子將者顆半文不直明珠，即今珍重去也。古云：『悟了同未了，蓋可忽乎哉？』此日印證機緣，望吾師筆而存之，以志法乳之恩，何如？」又云：「蒙許明歲春間法駕惠臨，俾弟子盡窺門庭施設，如三玄、三要、九十六種圓相之類，庶此生得以無遺憾耳。」作詩送李青眉居士還魏安：「十六年頭此日離，臨岐猶自意遲遲，心懷菽水幾忘我，夢遠熊峰將謂誰？白社香浮宜著眼，青箱彩動好舒眉，他年了卻鵬程債，更向人天作教師。」

七年戊申

師五十五歲，正月，沈克齋居士以肩輿迎師至，新一見喜，謂克齋曰：「居士不局于一橛禪矣。」士先在曇華別時，欣喜踴躍，謂師曰：「將謂有多少奇特，原來只恁麼。」師曰：「莫錯會好，此後正好喫老僧痛棒，未肯放過居士在。」及歸，通所見于盛山，盛云：「喜公已打得箇圓相了，何不並圓相抹卻？」士思此語與師正好喫棒之語相符，于是專看吹毛用了急須磨及青州布衫句，至忘寢食。比至除夕，忽然徹悟，此正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明眼宗師見面難瞞也。一日，師問：「如何是萬法歸一？」

士卓然立，師曰：「一歸何處？」士展兩手。「青州布衫重？」士將旁僧劈面一掌，云：「我從來疑著此語。」師又問：「如何是親切句？」士曰：「學人是沈二。」「如何是轉身句？」士曰：「茶碗好盛粥。」「如何是異類句？」士曰：「盞子落地碟子破。」「如何是末後句？」士曰：「咄！咄！咄！鳥語風聲無不足。」又一日，士同冷眼侍師閒立次，適見貓逐雞，雞飛入艸，士曰：「俊哉！」師隨取一片磚置地，問士曰：「是甚麼？」士作雞鳴聲，士復顧冷眼云：「雞任者裏，貓在甚麼處？」眼便作捉雞勢，師笑云：「者話猶未圓在。」士進前曰：「還許學人圓得否？」師曰：「許。」士便將磚一腳踢去，師乃印可。師居新三月，日舉五家宗旨勘驗，士皆默契，遂記莂焉。示號赤肩，諱性宗。按居士自著參學緣起，有云：「師舉五家宗旨勘余，余一一默證，因欲授余以源流。余思風塵俗吏，此生作了事漢足矣，遂固辭。因舉雪師所付因緣，遂還前偈，具白于師，師亦弗強。既而自惟：『予投機實在于師，且師不憚千里跋跡，為法求人，予又安敢不原所悟，以負慈德哉？』乃敬受之。」先是，居士自曇華歸邑，有白氣從西南起，上貫天。適聽雪禪師至，士作白毫光偈示之，有「不信大家舉首看，何人不見白毫光」之句，雪欣喜印可，遂以源流見囑。士曰：「予半生多從先儒語錄中著力，去冬印心于曇華，益與吾道相發明，茲不過欲作一灑脫書生，但知此事便休耳。」因謝以偈云：「家師自有尼山在，呼唯明明只此傳。」以見意焉。四月，師離新，士送至中途，餞以厚幣，師一併卻之，但切囑曰：「見道非難，實證為難，居士珍重保任可也。」士禮拜退，師遂歸曇華。示玉侍者法語、空世沙彌禮觀音文、答副戎王公一喝問道書、為瑞芝上座翠影化主作自真贊。九月，治平慶忠老人示滅，師上堂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此是先師三十年來把釣持竿一句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此是先師六十六後收綸轉棹一句。且承先啟後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浯水曲如帶，翠山列似屏，時時聚雲雨，在在雙徑雲。法雲密布，法雨漓淋，呿呬呿呬，丘乙己，上大人，蓮社永開佐治平。」復喝一喝。先是七月，師詣治平，辭老人南下，老人贈以偈云：「四百年來斯道奇，而今幸得有人知。芒鞋莫畏前途遠，此去南方大展眉。」八月終，老人示微恙，謂眾曰：「我有三件大事，須候三山上座來。」時高峰監院大笑，崇在側聞之，即遣人速至曇華迎師，師已登舟，將南下矣。聞命即奔赴，以溯水不能兼程，老人候久，恐師已南行，遂索浴將逝。眾跪泣阻留，言：「曇華和尚必來，願少留以待。」如是者三日。忽有譚侯差員譚某者，因公事便道過治平，報師已南去，蓋譚某但見

師登舟後，隨奉差上行者。老人嗟歎再三，眾諄白：「曇華和尚雖不能來，老人三件大事乞言之，使可傳述。」老人曰：「彼既不來，言之何益？」警眾畢，遂坐化于法堂。移時師至，疾呼曰：「老和尚！某已來。」猶頷其首者三。是時老人同門輩俱先寂，師即為主喪事。十一月，迎靈骨至高峰安座，拈香云：「昔從此過，今從此來。分身應念，悲願不灰。賴有吾師遺命在高峰頂上，泥牛飛五嶽，木馬踐三台。」先是丙午，老人到高峰，見山麓一穴，形如仙人大坐，喜謂師曰：「此吉地也，且爾叢林規模壯麗，堪作祖山。老僧百年後，宜分靈骨一半瘞于此，爾其記之。」師唯唯拜命。至此，故分骨石建塔焉。

八年己酉

師五十六歲，二月，向化侯府，建報恩勝會，請師說法于公署。公奉　旨陛見，師以南下告別。譚公切訂曰：「某北上得叨師庇，陞遷有地，即專官奉迎，願勿我棄，俾得終某皈向之私，以求決夫無上妙道。」師許之，乃助師一葉。抵漢陽，訪眉山甫、喬松億兩和尚于臥雲。童真善和尚時住安州簡堂，具威儀信供，率眾來謁，以師禮見，蓋因少時曾入師室故也。師遜謝，相與盤桓月餘。沈赤肩居士亦以裁併歸里，過楚，覓巨艦迎師，同至嘉興，館于天寧寺，刻聚雲以下三代法錄入楞嚴藏。七月，赤肩居士偕本郡縉紳司農曹公秋嶽、司馬張公蘧林、方伯王公邁人、銓部吳公鼎吾、給諫楊公自西、郎中錢公珥信、太守朱公葵石，暨諸山禪師東塔為則範、金明介菴進、梵受俍亭挺、前住持古雲傑，本山耆宿大愚、秋月、靜聞輩，交章請住天寧。諸縉紳啟云：「妙喜宗風五百載，雲深雙徑；當陽竹篦十六傳，氣壓諸方。淬鼓山七星之寶劍，迢迢普覺分燈；挂趙州東壁之葫蘆，滴滴西禪法乳。赫爾朝陽啟耀，遐哉秋月凝輝。流法化于錦江巫峽之間，樹崇標于劍閣銅梁之上。咸聞萬籟交吹，泥牛作舞；共仰孤峰壁立，鐵漢低眉。」又云：「乘寶閣之弘開，稍紆象駕；憶靈山之授記，大振獅音。將令蠡湖勺水，遙映青衣赤甲之奇；從教攜李香林，齊明翠竹黃花之旨。允屬千秋之勝事，毋虛萬里之良緣。」諸山名宿啟：「一條竹篦子，直由妙喜親承；從上破沙盆，端的西川扶起。當大道衰微之日，作吾人皈仰之師。瞎驢邊滅卻，猶存灰裏蛇痕；棒頭上打翻，飛出火中鷂子。因緣曾而杖履南來，時節至而鼓鐘東應。」又云：「孫承祖業，勤巴子卻有鄉情；子就父歸，楊翰林不為分外。二千年之叢席，此日維新；三十世之宗猷，一時丕振矣。」十一月朔六日，據席，眾請陞座。徐敬可居士出，問：「灩澦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，如何得旁通一線去？」師云：「居士將欲禮峨眉。」進云：「灩澦大如

馬，瞿塘不可下，如何得平高就下去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六月到此間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師云：「快便難逢。」進云：「且道五侯峽內兵書畢竟有何奇特？」師以拄杖撥，云：「看。」進云：「看取令行時。」師打，云：「伶俐漢。」士禮拜。師舉：「臨濟大師云：『大凡演昌宗乘，須一句語具三玄門，一玄門具三要，有權有實，有照有用。』老僧撐他戶口門頭，卻又如何舉唱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若向者裏薦得，則知臨濟大師面目現在、則知昭覺勤翁面目現在、則知徑山慧祖面目現在、則知慶忠先師面目現在。師知從上諸老面目現在，不用金針玉線，便可穿卻諸佛諸祖鼻孔、便可穿卻天下衲僧鼻孔、便可穿卻現前四眾人等鼻孔，便可將天上天下、此土他方、塵塵剎剎、不可說不可說、山河大地、艸木叢林、飛潛蠕動、情與無情諸般鼻孔一齊穿卻。畢竟如何？」以拄杖指露柱云：「者是甚麼人？」便下座。正值諸家鼎盛之時，師獨施格外鉗錘，激揚最上宗旨，英靈川赴、檀護雲興，見者聞者共稱大慧再來。按智湘老宿贈師詩云：「杖錫遙經蜀道難，何緣棘地得盤桓？飛霞殘閣羈龍象，標月虛堂栖鳳鸞。風味已知黃檗苦，水清應訝法舟寒。聞師棒喝深鞭策，愧我馳狂心未安。」曹秋嶽、沈赤肩同師坐次，話及布袋和尚機緣，師向嶽索云：「乞我一文錢。」嶽云：「者一文急忙拈不出在。」赤肩云：「請向弟子乞看。」師云：「你做窮官的人，向你乞箇甚麼？」為錢府高宜人、沈赤肩母氏對靈。文水禪人請作彌勒畫像贊。題韻石比丘壽松圖、朱葵石居士夢葵化石圖、俞右吉居士行樂圖。登千佛閣二絕：「千佛樓頭萬象空，憑高一望興何窮？眼中不覺低城市，但看蒼煙化作龍。翠閣亭亭秀水隈，千尊座列寶華臺，簾高放得斜陽入，不待莊嚴笑欲開。」

九年庚戌

師五十七歲。示朱葵石居士法語：「吾宗無別旨，但從直捷根源處一眼覷破，自是頭頭上顯、物物上明。如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州云：『庭前柏樹子。』便是者箇道理也。老居士昨云：『別處妥當，一件只是一件。者裏會得一處妥、處處妥，豈不是從直捷根源處著眼？』又云：『看得本來面目分明，原無貴無賤、無貧無富、無喜無怒、無死無生。』只此數語，可謂見到說到矣。但要時時保任、念念操存，直做到大休大歇的田地，得大自在、得大受用，施為運轉、出沒卷舒，任性而流，無可不可，連者保任操存四字一並忘卻，更有甚麼參差錯謬、關礙生死大事而不一了百當者哉？竹篦子也是者箇、柏樹子也是者箇、世尊拈花拈底也是者箇、天龍豎指豎的也是者箇、老僧連日

所說說的也是者箇、居士近日所見見的也是者箇，畢竟如何是者箇鄴？」〇師問徐敬可居士云：「秖如道：不動干戈。又作麼生？」士云：「今日上糧事繁。」師云：「甚處得者消息？」士云：「將謂和尚錯過。」師顧秋嶽云：「今日徐居士為我證盟。」嶽呵呵大笑。師云：「旁觀者哂。」書鐵門限冊首，作金天木居士金剛忍字跋。為嚴[車*度]轢居士對靈。楊艾田居士題刻藏經疏曰：「客問：『刻大藏經與焚青龍鈔是同是別？』余曰：『焚不過，刻不盡，請質之俍亭禪師。』俍亭曰：『艾田問余，余曰：「刻即儘刻，燒即儘燒，請更質之明眼。」』」靜聞監院復請師題，師曰：「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恁麼不恁麼總得，明眼底辨取。」慶忠老人靈骨高峰建塔期將近，懷感四偈，有「剛整絲綸纔下釣，慈恩依舊暗中牽」之句。二月，欲上徑山掃塔，不果，遂辭檀護理西楫，縉紳攀留。至，朱葵石居士致書云：「聞和尚動歸志，愚意未可。豈有數千里到此，不往徑山掃大慧祖塔，不成就一大事因緣，不接引一有志之士？弟子雖老，蒙和尚開示，頗有志于求明大事，盡其天年，洒然而去，不枉一生，未肯捨和尚去也。明日當艤舟奉迎，面罄欲吐。」次日縉紳群會于朱府放鶴洲，再三挽留不得，訂以明年建塔畢即南來。廿四起行，僧俗數千人俱于北麗橋送別，朱葵石居士呈冊請開示，師即于舟中走筆千言，窮冊始罷，題冊首曰：「渡頭法旨，晝西移，失怙恃。」又二月抵漢陽，童真和尚趨見曰：「某正擬師之必歸，然此行已為東南立行道基矣。」先是師行後，真師于千華臺請乩，問：「敝同門三和尚下南浙，不知彼處機緣何如？」乩曰：「一葦江陵道況高，又招英俊許眉毛，十洲唱和無知己，且喜門庭走者遭。好光景，不蕭條，風來到處有人號，記得當年豪貴客，趙翁老漢未曾消。」又問法道延促，乩曰：「昨夜泥牛吸水，今朝木馬嘶風，鐵船渡水有稍工，怕甚當頭一縱？牛鼠略有阻滯，獅兒箇箇潛蹤，逢虎纔逞大英雄，管取風聲遍動。」以此知道運行止有數，非人事之所能強也。五月至磐城，十一月還高峰。

十年辛亥

師五十八歲，向化侯譚公除貴州安龍總府，聞師歸，遣官敦請至任，師辭以建塔事。正月開工，二月初九日卯時下靈骨，忽雷霆大震，風雨交作，霎時晴霽。青鳥家言：「辛亥辛卯，辛卯辛卯，此吉時也。以吉地得吉時，風雲際會，雷雨助發，厥後法裔昌大，誠未可量。」壽劉郡侯袁天錫詩。以詩代書，寄文佐之云：「別去巫峰一載餘，封疆事業近何如？豈無壯烈酬天府？應有嘉聲被艸蘆。雁語漫因毬壑斷，鱗音莫謂石泉疏，偶來念到相

違處，故遣薰風送遠書。」答總戎牟公士卿、副戎鄧公貞義問道書。詣廣積，掃南、浙二師塔，有「昔日相依處，今朝稽首時」之句。作佛事演說千餘言，為茂谷禪宿重訂定制集。自序有云：「烏焉之混，已在于前；刁刀之差，難免于後。」十二月塔成，外豎額三，內豎額四，上下列對三。其一曰：「父子兄弟一堂，垂範千年昭祖烈；慈孝友恭兩代，遺芳百世起孫謀。」塔內慶忠老人居中，衡山和尚居左，師居右，故云。

十一年壬子

師五十九歲。作有恒沙彌刺股救師記，並贈以至誠頌曰：「憶昔釋迦文，曾以大孝稱，割肉飼父母，千古令人欽。未聞為弟子，事師亦如是，刺股以救師，而念無少異。雖于生死理，不知去住因，去來猶如幻，胡為惜師身？為願師之生，不忍師之死，一片至誠心，甘棄其肢體。當其執刀時，是刀亦非刀，純是至誠心，觸鍔非所逃。當其割肉時，是肉亦非肉，純是至誠心，痛忍何所顧？惟無所顧兮，亦非圖聲聞，天性之所動，純是至誠心。于此至誠心，將以比為臣，為臣而事君，盡忠能幾人？于此至誠心，將以比為子，為子而事親，盡孝能幾人？忠孝人所難，事師胡容易？列于臣子中，此則真難匹。在國而君臣，在家而父子，出家為師資，于道一而已。我願為臣者，事君盡皆忠，為臣而盡忠，視此將無同。我願為子者，事親盡皆孝，為子而盡孝，聞此亦痛悼。我願為弟者，事師盡皆敬，事師而盡敬，如此由天性。天性爾既然，令我心亦動，我以至誠心，作此至誠頌。但願生死理，于爾亦契之，木自無生死，痛爾師何為？去住既如幻，割肉亦如幻，如幻亦如幻，知幻即離幻。離此諸幻故，是名能事師，大孝釋迦文，願爾亦如之。」且舉于太守劉公，劉公召見不得，乃就之，贈以襯施，卒不受，闔郡皆以有恒菩薩稱，此頌為之倡也。夏，往曇華，以儒業訓眾，作八股一百廿篇，自序云：「三十餘年不事筆墨，安知文章為何物？諸子欲遊八股一道，不得已，就當日走過路頭指箇路引。」諸子其存而勿傳者百廿篇，未免是椿怪案。答太守熊公夢鶴、縣尹楊公翼修、文學黃公皋思問道書。冬，接漢陽童真和尚書云：「暮春，棹已買定，俄李屏山居士從京師來，捺以西江之行，某以和尚之命婉辭之。李又曰：『東南天下勝處，公弘揚徑山之道而不處要地，恐年代深遠，人難取信，是必念伯兄三山和尚一番鼓動，弟應兄呼，事則易耳。』李公為江右楊、李，景慕殊甚，以未得一晤為恨。如和尚來浙，則聚會之緣又有日耳。至于縣之智能和尚知之，嘉秀英俊皆深服座下者，惟和尚念祖翁中興之難，痛法門凋弊之極，慈舟速下，則法門幸甚，後學等亦幸甚多矣。」先是，師過漢陽，曾寄嘉禾朱

葵石居士書。舟中送別老居士父子祖孫，至誠關切，令人懷感：「山僧于又二月十一日抵漢口，適遇法弟童真和尚于臥雲，山僧即請童和尚先至貴地，俟山僧秋末下來共酌長策。但童和尚雖屬少年，然擔荷法門，先師囑望尤切，想老居士別具正眼，自是一見而知。以貴地佛法盛行之區，近日景況稍稍不類，勢必仗老居士喬梓一力護持，或請住西徑，或暫寓鶴洲，或且留書館，俾童和尚得所即是山僧得所，供養童和尚即是供養山僧，以家裏人說家裏話，故敢直捷奉告也。至于本分事，時時溫存，自在受用，惟居士深造而得之。」又寄朱範臣居士、辰始孚上兩公書：「晤時別時，賢喬梓居士種種殷勤，深感高雅，三生之緣真不淺矣。但願聚首有期，常領玉屑。範老清閒高尚，自在優游，極稱受用。辰始、孚上兩公須是潛心厚養，掇科取第當如拾芥，法門維護專倚賴之。茲因法弟童和尚移錫貴郡，山僧特請卜檀度于尊翁，知大居士喬梓必能為之培助，想亦不待山僧煩頰也。秋風落後，即放舟下遊，話會之期諒不遠矣。」

十二年癸丑

師六十歲，往萬邑為向化侯譚公對靈。答田惟敘、王含輝、程禎吉三居士問道書。再接童真和尚書云：「江左之行，某之不預往者，以囊缽蕭條，身乏輔弼，和尚亦當為我諒之。若和尚事事俱備者，元老撚鎗，雲與霞蔚，無用躊躇。方今海內諸家炳炳琅琅，剎竿相望，如樹如林，而我徑山一派東南絕響者久矣。前年浙江之往，將謂法門自此大弘，不意一歲未周便爾返川，而云修造之舉，誼所難辭。然在今法門仔細思之，是則是矣，吾恐精神有限，歲月易往，扶豎宗綱者畢竟期之何人耶？老人去後者，擔子不同小小，若不趁尊軀無恙之時一番踴躍，將來此宗隆替非某所知也。」又寄衡山和尚書云：「道之興隆係之乎人，關鍵之失亦由乎人，若門庭中事赤心相為者，吾知其指不勝屈，而和尚又法門中之申包胥也。老人去世者，條重擔其責不小，若三翁和尚者，法門砥柱，慶忠後一人也。和尚若不力勸之行，乃以院殿羈身，吾恐老人大寂光中未必十分首肯。且嘉禾紳士尚稱可化，況朱葵石、沈赤扃、曹秋嶽輩為之介紹？既與彼有約，而一旦負之，將來何以取信于人？豈善知識真實不虛行事也？」是春，師將問舟東下，忽報祖塔大雨崩損，仍歸高峰重加修砌，屆冬竣工。作治平定規矩記，為慶忠老人設忌，拈香云：「吾師去世已六週矣，卻教燈來如何悼挽？」良久，噓一聲，插香作禮。

十三年甲寅

師六十一歲。正月，吳平西叛，自滇黔舉蜀皆變。師至曇華，請向化譚侯孫裔輩謂之曰：「令祖捨宅為寺，固屬信心，然亦慮有

今日耳。公等俱攜家屬來此。」悉以舊宅歸之，師率眾移居茶廳樓，譚氏之子孫賴以保全者三千餘口。先是，鼎革時，奉　旨毀山寨，磐城在例，因改寺署第，得以無恙。秋，列郡稍平，師行化高梁，紳士以十餘年間別，欣師之來，若曇華再現，遮留問道者，副戎王公含輝、姚公性福、李公鳳山、貢元馮公抵中、李公玉白、馮公待價，遷寓玉觀、虎城、老高峰數處，凡至其門如市。大衍豫住長慶，迎供逾月，冬盡始歸高峰。

十四年乙卯

師六十二歲，正月，歸塾祭雙親墓，備缽資增祭田若干。先是，辛亥寄省吾族姪書，有「祖宗墓田須當留念，吾族如有歸者，可合力圖回，毋忘首丘」之語。師之純孝出于天性，垂老不忘孺慕若此。二月，率眾結夏牛首雲岫寺，山高林密，虎狼載道。入院日，上地祠垂語云：「我為傳法而來，爾因護法而住，須要遠驅虎狼，肅清道路，俾此山為無上道場，爾亦千佛中一數。」猛獸自此屏跡。解夏，囑又山證。傅際美居士請說法九峰。作四維和尚真贊。答郡守吳公問道書、題滌井周氏善來堂。示周玉舟、雷升吉二居士法語。冬，還高峰，作大乘寺中興碑。

十五年丙辰

師六十三歲。龍翔不旨禪師請代製眉山和尚塔銘。答文學李文龍問道書。族姪曾宗自黔歸泮遊。致書謝太守李公大仔。按李公復書：「塵泥中人，遙想老和尚履跡，真在人天之外，幾欲匍匐請命，一消積愆，而世又滄桑矣。令姪原公，門麟鳳也，一出小試，而食牛之氣，人人避之(云云)。」寄書忠路宣撫覃公君一，示欲趨吉意。覃公即差官出迎，且牒各鎮督軍旅衛行。十一月抵司，寓楚籓寺。覃公率新君籓楚，舍人殿吉、德美、蓮臣，督軍楊福從、蒲九韶、張士升，文學冉清海、王德邁，朝暮問道，師唱酬無倦。示院主爾玉老宿法語。步新君韻，吟雪詩二首：「層霙碎剪潑天飛，疊疊青山襯玉肥，破面梅花新著粉，褪粧蘆梗又添衣。鮮看樵子誅薪過，不見漁翁把釣歸，雲滿峰頭寒滿地，水晶宮裏掩柴扉。黃雲為蓋練為封，簇簇璘花散滿空，壓殺青茵埋徑艸，堆殘紅葉妒林楓。晶光冷浸紗窗外，素影寒侵玉鏡中，山色如銀嫌不洗，看來卻似白頭翁。」

十六年丁巳

師六十四歲。覃司君新建善述堂于城北雪子塘之麓。正月十一日，請師入院，陞座垂語畢，檀護歡喜踴躍，共聯句以紀其盛。司君喬梓有「龍象奔趨善述堂，數行綠竹映門墻」之句，朝暮鉗錘學侶，不容少怠。夏月，為及門講《易》。一日，講剛柔相磨、八卦相盪章，偶頭暈欲墜，近侍扶師就榻，三日小愈，復講

如故。及門勸請調攝法體，師曰：「願爾等異日為人亦如老僧，雖勞死何憾？」眾皆環跪泣下聽之。總戎牟官九相輔叔姪兩公時來問道，晉也譚公來謁，師與論議尤至。晉也係向化侯孫，蓋不忘先世也。晉之子弘堅尚孩孺，就養舅氏司君家，師恒撫而教之。檢慶忠老人遺書，感偈十首。

十七年戊午

師六十五歲。正月，登錦屏山，作柔遠閣記。望天壽山，感賦百偈。天壽係師受業師歸寂之地。按師自製南浙二師塔銘：「甲申後，予從弔崖落髮，二師會下兵擾，各適東西。予後參本師鐵和尚，二師如忠、路南。師于辛卯入滅忠之天壽山，浙師負骨殖而遷徙數處(云云)。」冬，出江，道次崇寧鎮，接玉眉亮遺書云：「某病痰初起于微，今偶沉重，想此身幻化，數所適然，心上別無他慮，單有相傳一事，對眾將就，交付徒孫空法，專望老和尚垂慈，重施不報。至于某有辜愧處，誓願再生，還復隨侍，萬祈憐憫，勿為過念。」師覽之泣下，即趨天寧，為作塔上之銘。示張會吉居士法語。詣崇聖，為汾陽和尚設供。答千峰、祖峰兩法姪書。廣積立雪見，迎師度歲。除夕，蔣秀石居士請茶話，贈玄樸韻主頌。示蔣相吾居士偈。

十八年己未

師六十六歲，正月大笑崇率眾迎師至寶積，見殿閣鼎新，禪規整肅，怡然謂崇曰：「慶忠老人行年止六十有六，維時吾同門分化各方廿有餘處，老僧今年亦六十六矣，後算不知有幾？觀子作用若此，即歸常寂亦可瞑目。」崇再拜曰：「老和尚為法忘勞，精神矯健，正望與趙州齊年，廣接起宗之士，若某特以慈恩難負，勉為備員耳。」師益懽悅。總戎易公覲橋、副戎傅公相廷、夏公澤宇、葉公陞宇、文學傅公爾玉、葉公墳如、易公懷景，皆久入寶積之室，諦信宗乘者群來問道，師與酬對精確，各得虛往實歸。春盡始還高峰，撰南濱雲崖古和尚塔銘，作玉皇院中興碑，掃天寧耳菴和尚塔。冬，吳平西沒，四方告急，復入忠路善述堂，重整爐鞴。忠路當楚蜀之交，總荊南所屬二十四司、川東所屬二司，俱向化焉。湖海奇衲腰包而來者，至無所容。作觀省全書後跋。示至玄禪人法語。答副戎彭公際盛、鄧公鍾與問道書。慶雲衡山炳和尚訃至，上供垂語。

十九年庚申

師六十七歲，化善述堂後山五里、前河十里不得漁獵，覃公許之。自後遠近河山魚獸之類，凡見竿影、聞犬聲，悉聚于此，所謂中孚可以格豚魚也。一日，覃公喬梓隱身雪子塘樹問，命人塘內下網，獲多魚，從人皆喜，拽網臨岸，魚忽群湧奔突，裂網而

去，無一獲者，覃公大笑。尋至寺，快談竟日而還，自此誓永絕漁獵。秋旱大荒，人皆掘艸根為食，惟常住供用出自覃公，克足如常。有暴客趙某者，夜盜常住米穀，覃公查獲之，土司法當斬，已縛出，將臨刑矣。師聞之，速遣人謂覃公曰：「老僧素勸公勿殺，今反因老僧殺人耶？」覃公遂釋之。師仍陰遣人周之食，趙某愈感重生之恩，常夜持利刃守衛山門。冬，辭出江，覃公知勢不能留，乃遣官軍衛行。十一月，還高峰，未句日，東夔再變，仍渡江南，止白嵓寺。西南大星吐白氣，形若蜺[虫*柬]，直貫北斗，師指謂人曰：「彗星氣將盡矣，太平可望。」果歲盡賊破。

二十年辛酉

師六十八歲。正月，石柱宣尉馬公嵩山遣官敦請師入山，寓三教寺。先是，三教馬公祖太保公良玉曾請慶忠老人結制于此，是時師亦與參請數，故師步壁間韻，有「二十年前度嶺頭，何期此日復登樓」之句。馬公請謁殷勤，新君弘裔尤專禪悟，咨叩玄要，無分晦明。一日，延師入玉音樓側奉佛居，請開示。師曰：「公平日有何言句？」新君遂舉安佛位語云：「城東老姆不願見佛，南濱弟子設位供佛，箇中同別且置，畢竟將甚麼喚作佛？」連喝三喝，「喚作清淨法身得麼？喚作圓滿報身得麼？喚作千百億化身得麼？」復喝一喝。師曰：「何不向未喝已前露箇消息？」新君擬答，師引手掩其口，新君于此有省。舍人馬黃星發祺輩亦勤問道，師與應機唱酬，各得契入。法化之盛，人稱慶忠復出。四月八，返忠州，掃治平慶忠老人塔。州守余公三朋、遊府李公中珍、文學杜公簡臣、鄒公子千、朱公樹原、羅公宗玉接見甚歡，敦留請益，逾月始還高峰。是冬，重闡法社，四眾景崇，室中辨驗，不假毫髮。或曰：「師年望七，精力就減，況門下不少代勞開鑿人天之士，曷少息肩以自養乎？」師曰：「叔世下衰，宗綱不振，司法者咎，安敢以年自怠？」俊衲聞之，俱各奮志。答慈運和尚書，作天寧常住碑。

二十一年壬戌

師六十九歲。沈赤肩居士除商州，師遣又山證通問，以詩代書：「一別南湖意杳然，泊天風浪幾經年，魚箋莫訂重來約，雁字難將話舊篇。黯淡巫峰雲靄靄，汪洋秀水月涓涓，思君遠宦三秦地，但把音書若箇傳。」證至商州，居士已解任矣。師示滅後，仍以是詩遺之。佛誕日，汪星斗、汪增社、汪嗚岐三居士率眾請說法于桂林圓通寺，作汾陽和尚真贊、無名畫像贊：「容貌可觀，威儀可挹，覿面相逢，竟不相識。知君姓甚名誰？落在紙

上，恐非端的。珍重！諸人但宜縱目而觀，無得著眼而覷。噫！」答總戎胡公道之問道書。

二十二年癸亥

師七十歲。答給事李公諱兼問道書。壽郎公柱石偈：「杏花天矣桃花天，太白星高夜正懸，記取郎君初度日，持籌直算到驢年。」為南行者、覺學人作自真贊。作偈送彭蠡鄉之渝州，示影松禪人法語。冬，值師大誕，闔郡宰官、紳士、諸山耆德咸來慶祝，輪次不絕者三。越月，伐鼓敲鍾，陞座開示，日繼一日，法會之盛，稱未曾有。憲副方公仲魯贈師詩云：「宦海尋津纜漫維，雲隈石寶忽逢師，談經古剎三千界，悟到玄關百二期。心淨為文光似玉，禪堅揮篆妙如鐫，他年錫覽中原勝，明月湖波訪我詩。」師次韻答云：「把釣何因得借維，當年泗水喜同師，觀風妙愜輿籃會，列社欣逢虎笑期。倩座輸君腰下玉，金瓶讓我口頭鐫，雲煙有意如相訪，一目湖山好賦詩。」魏安又山證上書有云：「吾師千秋遠難躬祝，不肖惟以住靜是務，諸事謹遵慈訓，無敢怠馳。既為吾師之徒，必拚為法門之事，敢一刻忘諸心乎？」師書答：「賢徒既拚為法門之事，不敢一刻忘諸心，老僧豈不籌度聚雲之宗，詎忍一朝易其念？雖曰興廢之數，護法默有以主之，要在人之能弘道耳。機不剝不復，志不屈不伸，賢徒惟堅冰霜之操，圖遠大之業，今且隨緣住山，將來弘開法席，老僧亦為吐氣(云云)。」

二十三年甲子

師七十一歲。春旱甚久，松籓土兵作亂，四埜多寇。郡守朱公給示團練居民，于九亭長安寺廣設衛備，延師居之，一方俱獲安堵。答忠路司主覃君一問道書，作石柱宣慰馬嵩山宜亭記。寄金碧玉居士詩：「持竿江際遘多情，解帶留衣俠氣橫。劍珮聲隨秋思遠，煙霞色逐小陽生。輕風亂舞淋霜竹，細雨頻滋鬥雪英。此日詩腸誰共語，同心可是待嚶鳴。」示榮賢、應賢兩禪人偈。冰絃法來理院事時，勤請益，師嚴加究竟，蓋不忘玉眉亮遺書也。答文學朱樹原、羅宗玉問道書。嘗謂近侍曰：「時勢亂離，心每不堪，明歲不東則西矣。」人恒疑之。

二十四年乙丑

師七十二歲，示磐城主人長句，范道人藥病歌、萬書狀，碧峰禪人偈，為崦茲禪人書卷。四月初一，回高峰，治行裝，辦路糧。或曰：「值茲盛暑，師將何往？」師曰：「秋入則涼矣。」人咸擬師將為江浙之行，去臘不東則西之言，其為此乎？遂不介意。六月十五日，廣積立雪見迎師度夏。既至三日，書示高峰及門曰：「老僧大事將終矣，爾等急來接歸，無累他人。」叢林及門

輩披星而赴，寶積大笑崇、長安冰絃法亦于次日至，同迎歸高峰，見賓客語笑如平時，究衲僧鉗錘，益辛辣，毫無染病狀。九峰般若和尚胗師脈，謂人曰：「吾指下定人死生不爽，若此六脈安和，何憂之有？」問安請候者聞此語，漸散去。師舉手戲謂般和尚曰：「賢弟未知者一脈在。」遂發書遍辭道契諸紳士，凡同門弟兄及門弟子分化各方者，咸命來面別。由是諸方聞風而至，憧憧不絕，師與接見，無分朝暮，諄諄言法門事。或問諸山旱潦，法眾勤怠，溫慰盡情。總戎胡道之于七月初十日卒，十三日葬。師聞而喜曰：「去得好，者俗漢乃先我耶？」即命刻訃，催之至再，門人啟曰：「訃必日時既定而後可。」師微笑，屈指曰：「十五中元，十六、十七治平和尚來，刻定十八日午時便是。」先是，治平埜雲和尚書云：「中元大會，文武宰官俱來薦親，事畢方能問候。」師以多年弟兄，甚望一別，至十七日不至，乃鳴鼓集眾，至大鑑堂詳敘生平踐履，兢兢擔荷處已臨眾巨細條分，朗朗人耳。再三囑曰：「我祖法道初盛于東南，傳守于西北，今雖中興吾蜀，而東南反為絕響，爾等各乘願力，當圖遠取大，勿滯于此，使道化廣行，吾死瞑目矣。」索筆艸書條幅者五分，囑後事將畢，有堪與楊春卿素問道于師，進曰：「和尚圓寂後，入塔之期必俟某酌擇乃行，塔內先有慶忠老人、衡山和尚靈骨，恐造次不便。」眾皆言：「楊居士之語甚當。」師直斥曰：「恁麼斟酌，若得恰好，直到驢年去。」遂書一紙曰：「老僧圓寂後三期即行入塔，吾師徒兄弟以吉人而居吉地，自有一切善神為之擁護，永發其祥，斷勿以山家年月之語為之阻逆。特囑。」眾議始定，遺書州守朱公告別，徐就寢室長坐不臥。次日，命行人式可曰：「汝善走，可急到九峰請般若和尚來。」移時，聞午梆聲，問近侍曰：「甚時候？」近侍曰：「午時。」復問：「式可去幾遠？」曰：「將四五里。」師曰：「可急遣人追回，不必去了。」遂索浴更衣，大書「得大自在」四字貼龕額，端坐龕中，手書遺偈云：「行年七十有二，開堂四十有三，生死瞥然無與，去來有甚相干？老僧直實而道，一任諸人疑者疑、信者信、參者參，雖然如是，也不得放過。咦！」擲筆瞑目。門人等跪請：「法道艱微，祈師再來作度。」言畢，一眾悲號。師復揚目云：「汝等勿作兒女態，有傷大體。吾勞心法門，苦極生厭，不復返矣。汝等曷易哭泣聲為念佛聲乎？」于是念佛聲震，梵樂揚空，仰視師容已宴然寂去。龕供三日，遵遺命遷化，齒牙不壞，舍利盈坎，送靈骨附入慶忠祖塔內。復收餘骼舍利，造塔于遷化處。師凡六坐道場，度門弟子正因性果以下一百餘人，嗣法門人千夫性一、無言性養、大衍性豫、立雪照見、紫垣性貴、

天湖性定、雲林性現、大笑性崇、又山性證等十人，嗣法居士總戎袁公寶善、刺史沈公克齋、太守朱公葵石、文學李公青眉、張公雙承輩五人。其餘殷勤問道者，則有給事李公諱兼、涪侯譚公西昆、憲副高公時靖、臺中瞿公不荒、太守李公大仔、向化侯譚公養元、總戎姚公聖瑞、任公履素、馮公君弼、胡公道之、陳公文宇、向公葵赤、吳公通瞿、李公數仞、易公覲橋、司農曹公秋嶽、司馬張公蘧林、方伯王公邁人、銓部吳公鼎吾、給諫楊公自西、郎中錢公珥信、州守劉公肇孔、邑合林公覲伯、墻公禹九、孝廉黃公節也、李公祖童、羅公億如、石砫宣慰馬公嵩山、忠路宣撫覃公君一。他如聞風仰慕，見面傾心，喝下翻身，棒頭取證。或隔江橫趨，移屋深居者，不可勝數。其上堂、小參、示眾機緣，皆書記性豫、性定隨在手錄，總計正錄二十卷、《正燈集拈頌》三卷、《宗旨纂要》三卷、《松嶺閒評》一卷、《祝延增補》一卷、表疏三卷，更有閒談淡語、日習語、闢邪說、偶拈雜著，老衲宿儒篋藏手珍，編散寰區矣。當其示現受生，宛有瞿曇周行七步之芳蹤；呫嗶業文，堪比韓子能起八代之衰替。視功名若浮雲，以妻孥為傀儡。修苦行于青山，一任挂眉巢頂；勤參請于靈峰，不辭九上三登。其後說法如雲雨、棒喝若雷霆，直使迷者醒、失者得，虛者實、窮者富。然此猶是拈黃葉止兒啼，究之向上全提、驅牛奪食，猶令人迎之無首、隨之無尾，所謂仰彌高、鑽彌堅，瞻在前、忽在後，而終莫得其端倪也。檢身端約若黃龍、為人勁挺類高菴，率眾整肅、創業偉煌，雖百丈、石霜不能獨擅其美；機用縱橫、規矩嚴密，即妙喜、楚石安得專稱其長？其應物接人，似春風之拂面；確古商今，若明月之入懷。走霞霧千彩毫、賦星河于玉板，此其緒餘耳。統生也晚，剃度當師五十有九、承印值師古稀之年，而且智暗才疏，安能盡識師之底蘊、深窮師之分量？即以虛空為口、須彌作舌，亦不能發揚其邊表也。今謹就親炙之所見聞，兼考全錄之所記述，編年書事，庶可垂範于後昆。若謂弟子揚師之美，則吾豈敢。

普陀鎮海都監比丘圓機敬梓。

高峰三山來禪師年譜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